



北麓园晨曦

◎黄平华

秋

◎贲知友

秋天是金色的
那是银杏叶告诉我的
秋天是红色的
那是枫叶在晨风中飞舞着
它那纤细的舞姿

秋天是赭色的
那是杉叶悄悄带回来的
秋天
是农民欢乐收获的笑声
是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

是湖的静
是山的谧
是游子开始的归梦
是大雁南飞的启程

紫琅诗会

老战友,别来无恙

◎钱泽麟

层层叠叠的日子,垒起绵延的山峦,山那边是往日,朦胧间有老战友的身影。往日,似一把挂在墙上的七弦琴,隐约有风掠过,便有琴声响起;往日又像一间挂着锁的老屋,蕴藏在里面的许多故事,悄无声息地伸向梦乡。

还是年初吧,孙陈达召集筹备组的同志开会,议题就是今年搞不搞南通籍老兵入伍60周年纪念活动。

记得2010年8月28日,老战友第一次组织联谊会,有56人参加。原炮九师后勤部政委离休干部保句、解放军报社战地老记者龚德也参加了这次活动。

2013年入伍50周年前的4月26日,在保句老首长的率领下,50多名老战友赴老部队炮九师进行回访汇报之旅。

这次回部队不易,都是70岁左右的古稀老人,部队能否接待我们呢?与部队联系的任务交给刘志远了。原炮九师201团二营教导员刘志远转业后任江南大学后勤集团党委书记,他家住无锡,离老部队最近。接受任务后,刘志远找到同乡原炮九师副政委张志康和原副师长孙胜本,去部队联系,终于同意我们南通老战友的请求。我们老兵一行受到师长丁来富等首长和师团指战员的热烈欢迎。

在2013年8月28日纪念50周年活动中,住在无锡的张志康、刘志远,在南京公安退休的金维汉等也赶来了。参加的老战友共有80多人。原市委书记朱剑、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朱文涛等领导也应邀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

今年不同了,老战友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,会有多少人来参加纪念活动呢?筹备组决定先征求

一下老战友们的意见,结果有30多人报名。考虑到有的老战友行动不便,那就请军嫂陪伴。

抗日战争后期参加革命的保句已96岁了,他还记着我们南通兵,今年初夏时节,在其子保民的保驾护航下,游览无锡旧地,并给我们几位他还记得名字的老部下,送来阳山水蜜桃,让我们尝尝军营所在地无锡的味道。当然保句还是我们南通籍老战友的顾问,因其年事已高,就不请他过来了,待日后专门向老首长汇报。

8月28日这一天很快来到了。老战友们有的坐轮椅来,有的子女开车送来,有的军嫂相随,也有乘公交、骑电瓶车过来的。我数了下有29位老兵,另有8位军嫂。

我们知道,1963年8月28日入伍的100多位老战友中,已有多人去世了。其中我接触比较多的就有余自良、沙德均、蒋晋民等。特别是余自良,我俩在炮兵体工队认识,他是游泳队的好手。退伍后,我们一起被分配到南通造纸厂工作,又先后进市级机关当公务员。想不到游泳运动健将却先走一步了。唉!伤心的人和事还是不说了吧。

而答应来参加活动的王强因腿疾不能过来,像这样情况的也有好几位。我与王强比较熟悉,他是16团的。我调动了好几个单位,新兵连结束后,我被分配到卫生科(医院),两三个月后到炮兵体工队乒乓球队参加南京军区赛区比赛,比赛结束后到炮兵司令部当教练,主要任务是负责炮司首长子女的乒乓球训练。此后,我要求到火箭炮部队201团。“文革”时又被借调到无锡军管会宣传队。在201团

时,除了军训,我还参加团、营、连队的文艺节目的创作和排演。王强和我常在舞台上见面,他不仅是团里的文艺积极分子,也是炮九师的文艺演出尖子。特别是他一手风生水起的快板书,给老战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王强也是我们老战友纪念活动筹备组成员,如果他来的话,少不了来段拿手的快板书。

许永泉是师部修理所的,退伍后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,到数十年被评为市纺工局标兵、劳模。党组织多次安排他出国学习技术,直到担任合资企业南通英华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十年前,自从我们成立老战友纪念活动筹备组以来,每次活动他都要赞助经费。50周年集体照穿的服装就是他们公司生产的。今年纪念60周年,他又赞助编印“纪念册”。

南通籍老兵入伍60周年纪念活动如期举行,由许永泉主持,孙陈达作书面讲话,其他同志自由发言。发言的同志主要回顾自己从部队到地方的成长过程。特地从无锡赶来的刘志远说:“这次看到不少健在的老战友,心情非常激动。希望今后还能举办70周年、80周年的纪念活动!”他的话,博得了老战友们的热烈掌声。

纪念活动最后还安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。鲁锦祥悠扬的二胡独奏《二泉映月》,引发了老战友们对无锡军营的深切怀念!文艺演出在盛希俊和舞伴潇洒的双人舞中结束。真没想到,老战友中还有这么多有文艺天赋的人才。

60周年纪念活动圆满结束了,期待还有70周年、80周年的纪念活动!山那边的往日,如一幅绚丽油画渐渐斑驳,岁月似一曲感伤的乐曲,拨动灵魂深处的心弦。

玉兰一瓣

朋友啊朋友

◎刘伯毅

心窗片羽

自从有了微信朋友圈,朋友这个词就愈发变得广义了,但大家都知道,朋友圈里的人显然未必都是朋友,而真正的朋友,又未必都在朋友圈里。

说到朋友,往往会联想到古时八拜之交的朋友,行了八拜之交的礼节,朋友就生死与共、同进同退了。这种朋友虽没血缘关系,但对方需要时,却可为其两肋插刀,甚至献出生命。古时候,人际关系简单,发生冲突时,主要靠力量取胜,朋友多自然就帮衬多、力量大。别说朋友之间,就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交往,也讲究“仁”和“义”,使自己尽量融入集体中。如果做了对不起朋友的事,那就是自损力量,众叛亲离了,当自己遇到灾祸时,只能是哭天不应、哭地不灵,坐以待毙了。三国时,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桃园三结义,可说是古时候交朋友的典范,后世有不少人都效仿和向往。

现在的人处朋友,由于环境不同,类似古人的那种朋友关系不多见了,常见的是同学之间发展成朋友,同事之间发展成朋友,因共同爱好发展成朋友。由于人际交往,信息交流频繁,甚至酒友、牌友、网友、舞友,萍水相逢皆称朋友,忙不迭互加微信,这些牌桌酒席上的套话以及朋友微信,一半是应酬,含有投机、利用,不能全当真。南通画家李方膺在一幅梅花画作上题诗:“触目斜横千万朵,赏心悦目两三枝”,交朋友可能也是这样。

朋友关系,不像亲人登记在一个户口本上,也不像同事编进一个花名册,可随时拥有,也可能随时失去。随着人的三观、性格、经历和所处环境的变化,朋友也在变化中。有的从不相识,却一见如故,喜笑颜开;有的积累了几十年的交情,却因一件事说散就散了,还表现得义愤填膺,让人费解这几十年的交情,是怎样积累和获得的。

朋友之道,也许在于理解、宽容和奉献。每个人的家庭、修养、习性、兴趣、能力都有差别,朋友之间不能过多苛求责备,应求大同存小异,顾全大局,多欣赏朋友的优点和长处,多宽容朋友的缺点和过失,多尊重朋友的自尊和意见。但事实上,人与人的认知相差太大了,想彼此做到这些,真的很难。

每次看到小学生结伴同行,小伙伴之间脸上洋溢着纯净的快乐,他们彼此的那份需要,总让我很是向往,为自己及成年人的世俗和无奈感到痛苦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世故让我们成熟,是得失让我们计较,是名利让我们庸俗,是生活让我们虚伪,有时朋友之间,也显得应付和假套,甚至相互挤压算计。

臧天朔有一首歌《朋友》,不论其人品如何,我认为歌唱得率真情切、发自肺腑。但现在无论是谁承受不幸或享受幸福,都难以找到自己可倾诉的人,人生的脚步越来越匆忙,人们的个性越来越张扬,朋友已成为一种奢侈和向往。人生无友,犹如冬天沐浴不到阳光一样,毫无生机,缺少温暖,但愿大家能珍惜朋友,珍惜情义。